

风情麦秸垛

□ 米丽宏



“麦垛千堆又万堆，长城迤迤复迂回，散兵线上黄金满，金字塔边赤日辉。”这是诗人聂绀弩笔下的麦秸垛，色彩辉煌，有一种壮丽昂扬之气。

在我眼里，麦秸垛，是温暖笃定的。远看，它们是圆滚滚的巨人，守望着村庄；从高处看，像一顶顶金色大草帽，扣在大地上。

小时候，我每年都能目睹麦秸垛诞生的全过程。那时，一到麦季，我们便被放养在打麦场上，游戏，带弟弟妹妹，轰鸟儿撵鸡，照看晾晒着的麦子。

刚脱粒的麦粒润润涩涩，径直进了机器下放置的布袋里；轻飘如云的麦秸，用杈子挑到一边，直到挑成一座座山。等场上的麦子全部打完，人们开始打垛。打垛，是个技术活儿，有老把式指挥着：打好圆形垛底，压实，再层层往上挑麦秸。麦秸渐渐升高，有人纵身上垛，接应着不断扔上来的麦秸；一边踩实，一边摊匀，鱼跃一样跳腾着。待麦

秸堆高至三米左右时，填高垛心，撒一层麦糠，铺一层长麦秆，再甩一层厚厚的麦秸泥盖顶，抹得光溜溜的。

麦秸垛现身了，仿佛一个大人物，戴一顶大斗笠，又牢稳又有风度。

没有月亮的晚上，麦秸垛像黑糖融在水里一般，融在了黑夜里。月夜就不一样，尤其暑天，随家人卷着席子到打麦场上乘凉消暑。躺在晒了一天的地面上，真舒坦哪。仰望银河数星星，从西数到东，从东数回来，数着数着，就乱了。月光在麦秸垛之间，细细地流，好像那里是涌出月光的泉眼。夜晚的大地真静，静得能听见各种小虫的叫声；夜晚的风好闻，带来远处的田野气息和近处的麦秸清香。

那些麦秸垛，在月光下有着柔和的轮廓和交叠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我总想，为什么不是坐在

麦秸垛旁呢？如若不是麦秸垛旁，便意味着已到场光地净的阶段——麦收在仓里，苗长在地里，人坐在月光里，唱歌，听旧事，岂不更美？

麦秸垛，被认作诗意，是我的一厢情愿，它的出现可不是为了追求诗意的。乡村哲学讲的是实用：鸡抱窝、猪下崽，用麦秸为它们铺一个温暖洁净的窝；脱坯、垒墙、盘火炕，用麦秸和泥，抹出的面儿瓷实又漂亮。麦秸是耕牛过冬的粮草，铡刀一起一落，麦秸便被铡成了段，掺上麦糠，牛咀嚼得有滋有味。对村里孩子来说，麦秸垛是巨大的生态游乐场，可攀高，可掏洞，可隐蔽周旋玩游戏。诗意，只是麦秸垛一种衍生品罢了。出色的劳动者在劳动中，创造了许多他们自己都没预想到的神奇与美好。

如今，麦秸垛已然消失在时光深处，只剩一脉诗意余响，袅袅萦绕在一代人心头，衍变成了一种散不去的乡愁。

有忙有种有收获

□ 李廷英



芒种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，预示着仲夏时节的正式登场。古人是这样描写芒种的：“节序届芒种，何人得悠闲。蛙鸣池水满，细草生阶间。”“芒种”也称为“忙种”，忙着播种，预示着庄稼人开始了忙碌的田间生活，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《观刈麦》里面的五月，正是阳历的六月。

六月，是成熟的季节，人们在“收”与“种”之间快节奏地转换。生活在劳动中得到充实，劳动又改变着我们的生活。在这成熟和收获的季节，我们需要坚持最初的信念。

童年时在故乡，每年到了芒种时节，全家总动员都

在田里面收割小麦。那时候，身体健康的爷爷坐在田埂上，手里握着旱烟袋，“吧嗒吧嗒”抽上几口，再吞云吐雾一般乐呵呵地笑着，望着金黄的麦田，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。

全家老小一起顶着毒辣的太阳，在田里收割麦子。我那时候不到十岁，力气小，用镰刀割麦子，手里割的是麦子，心里想的是怎么偷懒？我扯着嗓子问：“爷爷，爸爸，妈妈，你们口渴吗？我回家去拿水呀。”爷爷扯着嗓门儿回应：“去吧，回去凉快会儿再来。”

成熟的麦穗上生着长长的麦芒，宛如一根根金黄的针，年幼的我个子也不高，麦芒扎在脸上、胳膊上，

刺得生疼。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，真正的“汗滴禾下土”。爷爷他们早已汗流浹背，但依然对土地心怀虔诚和感恩的心。

现在，家乡的人们已经不用镰刀割麦子了，收割机直接开到田里。可是，爱我的爷爷也去了天堂，旱烟锅那磨得光亮的黄铜色，那有力的吧嗒声，还有那当当的磕烟灰的声音，都成了我的回忆。每一个节气的更迭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：时光在流逝，不要虚度好时光。

生命的丰厚来自于勤劳的耕作，耕作的过程必定繁忙且艰辛。庄稼人种地是这样，人生亦是如此，只有播种希望，才能收获幸福。

荷自在舞

□ 王树贵

村子搬迁，集中居住，许多缸被主人遗弃。过去盛水盛米盛糠，腌鱼腌肉腌排骨等多种用途的家什，在一尘不染的家里找不到安身之处。顶着热辣辣的阳光，我和七十多岁的婆婆到无人的院落里寻缸，三轮车拖回来。婆婆惜物，她从城里穿连衣裙的小姑娘变成山区老太太，从云端走到大地上的过程，就与缸结下不解之缘。我呢，相比之下，要虚幻浮夸得多，我要用这些缸，美化我的院落。

心里早已计划好，一缸菖蒲，一缸莲，一缸茨菰，一缸荷。前面三样，第一年夏天已实现，唯独荷，错过了下藕的机会。许是前身就是其中之一，我是多么喜欢这些水生植物啊，尤其是荷。

今年三月上街赶集，在一片高低喇叭的吆喝声中，在一车土豆、白菜、梨、苹果的缝隙中，惊喜地遇见卖藕人——那是去年冬天掏的残藕，缺胳膊少腿，污迹斑斑。用这种藕煮糯米好吃，汁水养人。掂着藕把子问卖藕人：“这个可以栽吗？能不能活？”卖藕人说：“活不了找我退钱。”人家打包票了。

拎着三节藕回家，被婆婆和众邻居笑傻，他们不相信我能在缸里栽出荷。不管，弄些碎碎的泥放缸里，埋下藕把子，放水到缸腰。那些瘦瘦的藕把子就安心地做起了夏天的梦。

时间的力量，奇就奇在表面看似不动声色，内里实则波涛汹涌。每周回乡下，我都要趴在缸口看看它们。它们的耐性真好，最初只用晃荡起的涟漪回应我。怀疑——坚定——怀疑——坚定。疑疑惑惑、心心念念。有一天竟然有一只小巧的“绿箭”伸出水面，那是小荷——童年里等待蜻

蜓的那枝小荷。欣喜无字可解。

深深记得路遇一缸荷，随意地放在破败的院墙外。那缸里应该下了肥，亭亭的茎傲娇立着，粗壮；圆圆的叶子饱满丰厚，多汁。新落的雨在荷叶上滚动，闪烁着刚出的太阳光芒。夏天就是这样，喜欢下太阳雨。映衬得那斑驳的院墙恍如油画深深浅浅看不够。这是普通农家人的爱美之心。我向往，效仿，希望把故乡安放在这样一口缸里。

小荷眨眼间放了叶子。隔几天再回，缸里已是荷的世界。小的如盅如碟，大的如盘如盖，几张叶子撑起一个清凉世界。邻居们散步会特意拐过来，看看荷的长势，露出观看魔术表演那样难以置信又很喜欢的神情。不怪他们，山里长大的人跟水边长大的人思维哪能一样。

此时起一阵风最好，众荷起舞，轻摆慢摇，浅吟低唱，不狂躁，不喧哗，似乎知道，太劲爆的节奏我的心脏受不了。岁月辗转，他乡异乡，终于在一株荷上遇见舒展。

再过些日子，这一缸里还会有荷花呢。那造型完美，寓意圣洁的花，粉粉的花瓣，衬着碧碧的叶，才叫一个好看！到时候我也学一学芸娘，把茶叶在傍晚收花时放进花心去，次日黎明，花朵绽放，再取出茶叶。据说茶叶的味道特别，有荷香和露水香。浅盏细饮，能炼心。

再过些日子，还有莲蓬，剥了吃可以，收了风干做案头清供也好。我的书橱顶上，就有两只墨黑的莲蓬。姐姐前年专程从老家带给我，看书写字累了，望望它们，一抹清凉漫过心海。

一缸心事都交给了荷。



一枝独秀 听松/摄